

名人指教

父親張大千與女兒張心嫻 張超群 書畫流露父女情

說到張大千，無人不識，作為世界知名的近代中國畫家，他的生平、畫作，以至作品在拍賣會中的破紀錄天價，都是藝術界的話題，所以多年以來，有很多學者、專家都以張大千及其作品為研究對象。不過，有幾多人真正接觸過張大千呢？

就在下月初，香港蘇富比將會舉行一個名為「在爸爸身邊的日子——張心嫻藏張大千作品展」的展覽，展出的都是張大千四女張心嫻所珍藏的父親佳作，在早前舉行的預覽會中，筆者已率先欣賞到一些珍品，包括了其中一件重點展品——潑墨潑彩紙本六摺屏風《夏山隱居》。可惜的是，張心嫻沒有出席，但聽說她會從美國來港出席展覽開幕禮。不過，筆者猶幸可以跟蘇富比中國書畫部主管張超群訪談了一會，了解這次只展畫而不賣畫背後的有趣故事。

文、攝：曾家輝

張超群在96年加盟蘇富比，現為中國及東南亞區高級董事兼中國書畫部主管，專責中國書畫的搜集、鑒定及估價工作。他其實是著名的現代及當代中國書畫專家，對中國古文及文學頗有研究，其觀點及評論備受收藏家及鑒賞家推崇。他曾籌劃多項成功的中國書畫拍賣項目，跟張大千有關的有「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」專拍（2011年）、張大千《潑彩朱荷屏風——設色泥金絹六摺屏風》（2002年）。跟着他，邊聽他的介紹，邊看張大千的作品，好像是聽一個個有趣的故事，而不是以專家的口吻來論畫評畫。

問：其實今次展覽有何特別之處？

張：我們中國書畫部一直以來跟張大千的關係很深，他很多破拍賣價紀錄的畫作都是由我們賣出，而張心嫻之前亦拍賣過父親的作品，也是由我們處理。但這次展覽特別之處在於從頭到尾都是由張心嫻主導。一直以來，拍賣或展覽的catalogue內容都是由我們自己寫，但為了這次展覽，張心嫻親筆撰寫描述，片言隻語都承載了深厚的父女情誼，愛好張大千書畫的人有機會窺探大千為人父的一面，從多角度了解畫家的風格個性。同時，這次展覽的50多件作品皆純粹展覽，並不出售，因為都是張大千贈送給女兒的，並且從未公開亮相，當中除了有書畫作品之外，還有張大千給女兒的書信、明信片，甚至一起飲宴後的菜單、為外孫改名的資料等。大家可以從不同的作品中，認識到作為父親的張大千。

問：知道張心嫻也因應這次展覽而推出半自傳，是嗎？

張：是的，她為了配合展覽，也會推出一本半回憶錄《在爸爸身邊的日子——憶父親張大千》，我手上的只是樣書，書本仍在印刷中，內容文字全由她自己負責。我自己認為，張心嫻是想藉着展覽及半自傳，紀念數十年父女間的真摯情感。這些都是第一手的資料內容，她的回憶是學者及研究人員很難得到的親身經歷，有很多人都是從資料，又或是從其他人所說的話，去評論張大千，但張心



重點展品：張大千送給女兒作嫁妝的《夏山隱居》。



張超群說，這畫像中的女士應是以張心嫻為藍本。



張超群正在介紹《冷香飛上詩句》。

嫻是張大千的家人，也是受畫者，所以她的回憶能補充學術研究上的不足。

問：這次預覽中看到的六摺屏風《夏山隱居》有何特別？

張：不知這樣說對不對，我覺得張大千對女兒比兒子多了一點偏心。潑墨潑彩紙本六摺屏風《夏山隱居》的畫面結合抽象與半抽象，是很難得的作品，價值不在於多少錢，我也不想和之前所拍賣的《設色泥金絹六摺屏風》比較，因為這是張大千送給張心嫻的結婚賀禮，是一份心意。這屏風畫於1968年，張心嫻要出嫁到美國。據張心嫻所寫，父親打算在她離開八德園前，送她這幅屏風，但在出發前父親還沒完成，可能爸爸想，作畫延誤，她會改變主意，留在八德園陪他，她明白父親為甚難過，但不知怎麼安慰。她去美國前，父親還未畫完屏風。但在約一個月後，哥哥把屏風帶來祝賀她。我估計，同類型出自張大千的屏風少於10件，張心嫻的妹妹亦曾擁有一張類似的屏風，但已轉贈給他人。

問：其他畫作中又如何看到父女之情？

張：就以這幅《畫像》為例，不少人都曾問是不是真有其人？但大家看過後都認為張大千是以張心嫻為模特兒。作品在1957年完成，張大千有一晚仰望天空，發覺月色清麗，所以隨興地畫了這幅畫，之後送給女兒。你可以看到當自傳的封面也

是一幅《少女頭像》，是張大千在1972年的一個午夜速畫而成。其實，同類型的畫不止一幅，很多人認為張大千常不經意地以女兒為模特兒作畫。你再看看這一對寫意荷花作品《冷香飛上詩句》，是張大千晚年居於台北摩耶精舍時所畫的。張心嫻從美國飛到台灣探望父親，張大千畫了這兩幅荷花，布局明顯是相配的一對，之後就送給了女兒。另外，張大千在1952年由香港往南美，後於巴西定居，張心嫻一直跟隨父親，那個階段張大千特別多展覽與活動，張心嫻亦常伴左右，父女感情很好。展品中還包括張大千在巴西八德園宴客親自設計及書寫的餐單；張心嫻的貓兒去世，張大千安慰女兒而畫的貓兒《小狸奴》，父女之情，溢於畫中。

生於1899年的張大千，1983年4月2日在台北逝世。他的人生多姿多彩，極具魅力，被譽為20世紀中國畫壇最享負盛名的藝術大師，卓絕成就不僅因為豐富藝術實踐和天才創作靈感，也因成功糅合傳統與現代、繼承與更新的關係，贏得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之譽。後人看張大千，都是從他是一個藝術家的角度來看，但要了解他，斷不可能忽略其他方面，而且各方面都是緊扣着的，這也令筆者發現，這和張超群認為「詩、書、畫、印」雖各自獨立，卻又相互依存，鑒賞時應從各方面切入的理論去配合。張大千是中國書畫家，也是一個女兒的父親。

張大千小傳：

張大千原名張正權，又名爰，字季爰，號大千，別號大千居士，四川省內江市人，他的二哥張正蘭就是著名的畫虎大師張善子。張大千才華橫溢，一生極富傳奇。

張大千幼時家貧，曾隨母、姊、兄學畫，打下了繪畫基礎。18歲時，他隨二哥張善子到日本留學，20歲由日本回國，寓居上海，曾先後拜名書法家曾農巖、李瑞清為師，學習書法詩詞。期間曾因婚姻問題剃髮出家，當了一百多天和尚，但還俗後，以其佛門法名「大千」為號，從此致力於書畫。

張大千廣泛學習唐宋元明清中國傳統繪畫，其畫路寬廣，山水、花鳥、人物、蟲魚、走獸，無所不工，其工筆寫意，俱臻妙境，又善寫荷花，獨樹一幟。40年代，張大千自費赴敦煌，花了3年大量臨摹了石窟壁畫，並將之宣傳介紹，令敦煌藝術廣為人所認識。從此，他的畫風也為之一變，善用復筆重色，高雅華麗，瀟灑磅礴。

1949年，張大千赴印度展出書畫，之後便旅居阿根廷、巴西、美國等地，並在世界各地頻頻舉辦個人畫展。他被西方藝壇讚為「東方之筆」，更與畢加索齊名。

到了晚年，他仍孜孜不倦從事中國畫的開拓與創新，而且開創了潑墨、潑彩、潑寫兼施等新貌，給中國畫注入了新的活力，影響深遠。1976年，他到台北定居，完成巨作《廬山圖》後，在1983年病逝，享年85歲。

「在爸爸身邊的日子——張心嫻藏張大千作品展」

日期：10月1日至5日
時間：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半
地點：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展覽廳3

名人指教

讓設計滲透生活走向社會 林磐聳

很多人覺得設計遙不可及，但只要細心看，便會發現設計與生活緊緊相扣，滲透衣食住行每個細節，處處都是設計痕跡。台灣師範大學副校長林磐聳，素有「台灣設計界的導師」之稱，曾獲多個國際設計大獎，亦出任不同設計比賽的評審，當中包括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，而且從第1屆已擔任評審，跟他請教設計，再適合不過。他告訴我們：「設計的影響力在於其可以改善生活，讓社會變得更好。」

問：你一直推動藝術設計融入生活，但設計如何與生活融合？

林：設計與生活融合從三方面表現出來，這次參賽作品中有三件與日本大地震相關，表現其對社會民生的關注，人們透過設計去改善社會、幫助別人。設計作為產業可以提高其市場競爭力或擴大經濟影響力，但其本質還是因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。使用當地材料也是關鍵之一，從生態、環保的角度而言，盡量將建築材料的距離縮短，減少浪費的可能性，而亞洲相對其他發達國家而言，人口過盛，用當地材料亦有助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，這種「為亞洲人而設計」的概念很好。此外，亞洲經濟發達，農村人口流向城市，影響都市建設，如果將城市化的因素納入設計中，將人口引回農村，利用他們從城市中學習到的設計方法去改善農村的生活，這也是設計與生活結合的表現。

問：如何可以讓設計有影響力？

林：設計無處不在，好的設計、壞的設計都會出現在市場上，消費者未必有能力或意識去欣賞設計。例如，康師傅方便麵每年售出600億包，logo會不斷地在消費者眼前出現，如果那是一個不好的設計，便會出

現一些壞的影響。康師傅礦泉水的銷量每年亦高達幾百億，如果每一瓶用少一點塑料的話，從經濟效益來說一年會省下很多錢，就社會效益而言，對社會、環境都有好處，作為設計師有責任將這些告訴客戶，這也是設計帶來的社會效益。

問：設計師在社會上扮演甚麼角色？

林：醫生、律師、建築師在社會上有較高的地位，而設計則涉及文化藝術，帶點浪漫但又考慮市場因素，相對而言，社會地位較低。但社會發展不只有技術，更需要設計、創新，台灣品牌BenQ每開發一件產品，都是從設計的角度開始構思，設計師便要將有趣與實用融合起來。設計師在現代社會中開始受重視，走進7-11，以前書架上只有一本設計雜誌，但現在卻有各式各樣的設計書籍，社會改變了，人們亦開始重視設計了。

問：你走遍世界各地，這些遊歷經驗對你有甚麼啟發？

林：你在香港每天走同一條路，看到的、聞到的、感受到的都已經麻木了，但去到新的地方見到新的事物，眼界開闊了，這些新奇的事物可以為我們提供養份。長久停留在同一個地方，不但得不到養份，器官反而關閉了，亦不能有新的啟發。

問：你認為設計亦會逐漸趨向全球化嗎？

林：設計當然會受全球化影響，但一直追隨歐美市場，回頭看到小鄉村亦



林磐聳



圖為林磐聳「我的台灣」系列之一。

別有一番滋味。現在中國開始強大，可以不用再追隨西方國家，走出自己的路。我們帶人去看畢加索，問他們有甚麼感覺，很多人不以為然，你會但

又不去做，因為你欠缺勇氣，中國也是這樣。市場上有很多好的概念，但一旦與其他相似便會失去價值，中國不應只停留在仿造上，應化被動為主動，鼓起勇氣向前走。

問：你擔任評審這麼多年，有甚麼感受？

林：從第1屆以來，不論是作品，還是評審標準都有很大變化。以前的作品多從技術、營商的角度出發，比較單一，但現在會考慮得更全面，如材料、社會性、與當地人的關係等，逐漸注重產品背後的理念。現在評審的過程亦更為開放，由來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組成評審團，不再聚在一個東西上，也不會用單一標準去評審，而且評審過程受大眾監察，我們坐在前面，人們會來看我們如何評審，會發問，我們要回應，讓他們知道我們有不同的評審角度。評審員也是設計師，看到很多年輕的設計，如同看到過去的自己，亦看到自己與創意漸行漸遠。一路走來，雖然少了碰撞，但也缺少了新鮮感，因此評審對我而言亦是一種學習的機會。

文：蘇業